

4	2
3	7
2	2

準
貴



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二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際第

男

際辰

訂

崇禎治亂

熹宗天啟七年八月上不豫時魏忠賢張甚中外危
栗上召信王入見諭以吾弟當為堯舜之君信王惶
恐不敢當但云陛下為此言臣應萬死信王出上崩
忠賢自出請王入王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大官

庖也當是時羣臣無得見王者王秉燭獨坐久之見
一奄攜劍過取視之留置几上許給以賞聞巡邏聲
勞苦之間左右欲給以酒食安從取乎侍者以宜問
之光祿寺傳令旨取給之歡聲如雷次日卽皇帝位
于中極殿受百官朝毋賀朝時忽天鳴 九月諭停
刑 十一月魏忠賢客氏伏誅罷各道鎮守內臣戶
部郎中劉應遇上言天下六大苦一逮繫二獄歿三
追賍四仕途去就五新進禁錮六廷臣被劫上然之
命逮成各臣貶銀盡免之釋其家屬魏崔黨次第伏

誅時魏璫甚熾帝不動聲色逐元兇旁無一人之助
而神明自運宗社再安崇禎始政天下翕然稱之

工部尚書楊夢寰請停開納事例 廷推閣員以錢
龍錫楊景辰來宗道李標周道登劉鴻訓爲禮部尚
書東閣大學士一罷蘇杭織造諭曰封疆多事征輸
重繁朕甚憫焉不忍以衣被組綉之工重困此一方
民其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
至意 十二月復故建文臣練子寧官 兩京御史
劉漢言四事崇正學以培治本勵廉恥以清仕路惜

名器以尊體統重耕農以節財用上是之命吏部嚴
加清汰凡會與額外官添註添設者有闕勿推補文
臣非鄉貳武臣非勳爵總兵非實有戰功者不得加
保傅銜。上御便殿問章奏聞香烟心動疑之出步
階城間乃定詢內官此自何至曰宮中舊方上叱令
毀之勿復進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爲此悞也

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禁承飾侈僭及嬪女金冠袍
帶等從御史梁天奇之言也。命司禮監斥賣魏忠
賢田宅因以賜第請上曰侯東西底定留賜第以待

功臣榜曰策勳府。二月以侍讀學士溫體仁直經
筵日講。三月以周延儒爲禮部右侍郎。五月上
召廷臣于平臺諭輔臣來宗道曰票擬之事宜悉心
商確諭吏部曰起廢太多會推宜慎責戶部措辦邊
餉無術侍郎王家顏引罪論邊事兵部尚書王在晉
詔未詳命中官給筆札錄進論刑部曰天時亢旱用
法宜平允次日復諭吏部兵三部曰昨召對九卿科
道官輔臣劉鴻訓言更調甚速宜行久任之法責實
效又云海內罷于賦役朕甚憫之夫更調速則民滋

擾任事久則功易成。自今藩臬郡邑毋輕改調。言官
薦舉人才。市私恩。坐之遼黔。兵興催科日益加。其有
司私徵者。撫按禁飭毋貸。六月上召廷臣于平臺。
以插漢故發帑十萬給邊吏。刑科給事中薛國觀疏
營伍之弊。令自宣讀。至關門虛冒。上善之。彼示諸臣。
召提督京營保定侯梁世勛。戒以訓練。已命翰林官
凡值召對。入侍記註。戶科給事中黃承昊上言。祖
宗朝邊餉止四十九萬三千八百八十八兩。神祖時至二
百八十五萬五千九百餘兩。先帝時至三百五十三萬

七千七百餘。其他京支雜項。萬曆間歲放不過三十
四萬一千六百餘。邇來至六十八萬二千五百餘。今
出數共五百餘萬。而歲入不過三百二十萬。卽登
其數已爲不足。而重以逋負。實計歲入僅二百萬耳。
戍卒安得無脫巾。司農安得不仰屋乎。乞敕各邊督
撫清覈。歷年增餉。至京支雜項。亦令各衙門自加嚴
汰。又先臣葉洪變鹽法。改折色。以至邊粟躡貴。必復
祖制。開中輸邊之法。西北多曠土。責有司開荒以足
軍餉。上納之。召廷臣于平臺。以御史吳玉錢糧積弊

疏宜亦閣臣問何不指名也。王對曰：此夙弊，非獨一人一事，無可指名。出黃承昊疏，問戶部侍郎王家禎：何濫增至此？曰：皇祖入數多出數少，故太倉粟紅朽，內帑又無算。後邊臣隨請隨給，出入不相準。又讀至鹽法閣臣請復祖制，關屯種引，上然之。出宣府巡撫李養冲疏云：旗尉往來如織，不賂之恐毀言之。日至賂之愁物力之難勝，上不懌。兵部尚書王在晉曰：大同焚掠，宜以按臣勘不煩旗尉。上曰：疆事仗一喇嘛僧講款，諸文武何為？敵不輕中國耶？諸臣退時大同

以揮漢講款不設備，故上責之。戶科給事韓一良

上言：皇上召對平臺，有文臣不愛錢之語。然今之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起縣官，居言路以官言之，則縣官行賄之首，而給事為納賄之魁。今言蠹民者，俱各守令之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不日無碍，官銀則曰未完，紙贖衝途過客，動有書儀。考滿朝覲，不下三四千金。夫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科道號為開市，臣兩月來辭金五百。

臣寡交猶然餘可推矣。乞大爲懲創。逮其已甚者。使諸臣視錢爲汚。懼錢爲禍。庶幾不愛錢之風可觀也。上召廷臣于平臺。命一良誦前奏。嘉獎之。擢一良右僉都御史。八月諭曰。朕欲與大小臣工日籌庶務。而諸司各有職掌。恐不暇給。惟是輔臣左右。拂予自今。非盛暑祁寒。朕當時御文華殿。閱章奏。丁未。上御文華殿。翰林科道各二人。備宣讀。中書舍人二人侍班。十月己丑。召廷臣于平臺。以錦州軍譁。袁崇煥請餉。疏示閣臣。閣臣求允發。上責戶部尚書畢自嚴。

禮部侍郎周延儒曰。關門昔防敵。今且防兵。前寧遠譁。錦州尤而效之。未知其極。上問延儒若何。對曰。臣非阻發帑。雖予之。當益求經久之策。上稱善。又責科道官言事失實。卽召對商確。徒具文耳。諸臣俱媿謝。十一月辛未。召寧陽侯陳光裕。襄城伯李守鉤。清平伯吳遵周。誠意伯劉孔昭。于文華殿。問京營整理何若。各有所對。上以守鉤總督京營。十二月己丑。大學士韓爌入朝。

二年夏四月。時秦晉飢盜起。朝臣捐俸助餉。上曰。諸

臣○與○利○除○害○國○家○受○益○多○矣○何○必○言○助○ 六月御史
李○長○春○論○周○廷○儒○有○私○不○聽○ 九月順天府尹劉宗
周○上○言○陛○下○勵○精○求○治○召○對○文○華○殿○躬○勤○細○務○朝○令
夕○考○庶○幾○太○平○立○至○然○程○效○過○急○不○免○見○小○利○而○慕
近○功○夫○近○日○所○汲○汲○于○近○功○者○邊○事○也○竭○天○下○之○力
以○養○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
日○此○計○之○左○者○矣○今○日○所○規○規○于○小○利○者○理○財○也○民
力○已○竭○司○農○告○匱○而○一○時○所○講○求○者○皆○聚○斂○之○術○水
旱○災○傷○一○切○不○問○有○司○以○措○尅○為○循○良○而○撫○字○之○政

絕○大○吏○以○催○利○為○殿○最○而○黜○陟○之○法○亾○赤○子○無○寧○歲
矣○頃○者○嚴○賊○吏○之○誅○自○執政○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
可○謂○得○救○時○之○權○然○貪○風○不○盡○息○者○由○于○道○之○未○盡
善○而○功○利○之○見○不○泯○也○ 十一月河南府推官湯開
遠○言○皇○上○急○于○求○治○諸○臣○救○過○不○給○臨○御○以○來○明○罰
敷○法○自○小○臣○以○至○大○臣○與○衆○推○舉○或○自○簡○拔○亾○論○為
故○為○誤○俱○褫○奪○配○戍○不○少○貸○甚○者○下○獄○考○訊○幾○于○亂
國○用○重○典○矣○皇○上○或○以○薦○舉○不○當○疑○其○黨○徇○四○岳○不
為○歸○乎○績○用○弗○成○初○未○併○四○岳○極○之○也○皇○上○又○以○執

奏不移疑其藐抗漢帝不從廷尉之請乎亦以張穉
之曰法如是止耳不聞責其逆命也皇上以策勵望
諸臣于是多戴罪夫不開以立功之路而僅戴罪戴
罪無已時矣皇上以詳慎望諸臣于是有認罪夫不
欺其認罪之心而槩以免究認罪亦成故套矣侵糧
晰餉之墨吏逮之宜也恐夷由之侶不皆韓范宜稍
寬之不以清吏詘能臣今諸臣怵于叅罰之嚴一切
加○派○帶○征○餉○行○無○民○矣○民○窮○則○易○與○爲○亂○皇○上○寬
一○分○在○臣○子○卽○寬○一○分○在○民○生○如○此○則○諸○臣○可○幸○無

罪而尤望皇上官府之際推諸臣以心進退之間與
諸臣以禮錦衣禁獄非有寇賊奸宄不可入而謂大
小臣工不圖報爲安攘者未之有也 十二月進禮
部侍郎周延儒爲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

三年春正月甲申召戶兵工各科于會極門令註銷
案牘各委給事中一人清理六曹勒期奏報 前尚
寶司卿原抱奇劾大學士韓爌致寇爌致仕歸 復
故大學士張居正廢賜故都督戚繼光表忠祠 六
月進禮部尚書溫體仁東閣大學士

四年春正月刑科給事中吳執御言理財加派不得已而用之未有年餘不罷者捐助搜括二者猶難爲訓上曰加派原不累貧捐助聽之好義惟搜括滋好若得良有司奉行亦豈至病民乎不聽上召廷臣及各省監司于平臺問浙江按察副使周汝弼浙閩相連海寇備禦之策對曰去秋寇犯海上五日卽去問江西布政使何應瑞兩省宗祿何以不報應瑞曰江西山多田少瘠而且貧撫按查覈有司尚未報耳問湖廣右布政使杜詩爾楚去夏民變樹幟何也請

樹幟之後地方仍安問福建布政吳賜陸之祺海寇備禦若何賜曰海寇與陸寇不同故權撫之但官軍扭撫爲安賊又因撫益恣故數年未息耳上問實計安在祺曰海上官兵肯出効力有司練鄉兵築城要地多設火器以戰爲守此上策也問河南布政楊公翰賈鴻洙以收稅耗重宜斥有司鴻洙曰近奉上命已革去矣問廣東布政陳應元焦元溥曰爾省所負宣大兵餉數十萬何也應元曰近已解納問其數曰七千兩上少之曰宣大重鎮急需其毋玩問山西

按察使杜喬林流氛若何對曰寇在平陽或在河曲須大創之但兵寡餉乏耳上曰前言寇平何尚阻也曰山陝界河倏去倏來故河曲被困問河曲之陷曰賊未嘗攻失于內應問導賊何人乎喬林曰大抵出于飢民間陝西叅政劉嘉遇對曰寇見官兵即散退復嘯聚上曰寇亦我赤子也可撫撫之曰今方用撫上曰前王子順既降何又殺之曰彼撫仍掠宜其慘也近寇何如對曰一在延安一在雲岩宜川問廣東布政使陸問禮按察使孫朝肅時問禮已除南贛巡

撫上曰南贛多盜若何對曰南贛在萬山中接壤四省當行保甲練兵伍庶足弭賊上曰此須實效空言何爲問海寇若何曰廣東海寇俱至自福建舟大而多火器兵舡難近但守海門勿令登陸則不爲害問廣西布政鄭茂華李守俊靖江王府爭繼何也對曰憲定王二子履祥履祐履祥早沒王請立履祐爲世子而履祥有未奏選之妾生子今已長矣是以爭問四川布政華敦復鄉紳挾御史何也以逋賦對上曰守臣何不彈壓對曰遠方有司多科貢故不能耳時

雲南布政使九德被劾問貴州布政朱芹以安位事對曰督撫臣責安位以四事一擒奢崇明一獻樊虎奢寅妻馬人子阿甫一送賊巡撫王三善人一責削地故議未決對畢召各官諭之正已率屬愛養百姓用命有顯擢不則罰隨之各退謝召左都御史閔洪學左副僉都御史張捷高洪圖論洪學曰巡按賢則守臣皆賢若巡按不肖其誤非小屢飭回道嚴核何近日不稱職之多也又曰卿與吏部實心任事天下不難爲乃退 四月上念旱釋前工部尚書張鳳翔

左副都御史易應昌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齊芳都督李如楨于獄 五月吳執御上言昨見計臣疏稱歲額四百萬今加至七百萬闕額尚百六十萬則餉猶未裕也加派則害民不加派則害兵前年遵永之變袁崇煥王元雅皆以數百萬金錢狼狽失守而史應張星王象虞左應選各以一邑固守于嬰城之際由此言之今日言餉不在創法而在擇人可知已臣妄謂沿邊諸邑宜敕吏部選補賢能畀以本地錢糧訓練上著此法一行餉不取償于司農兵不借援于

戊卒計無便于此上以錢糧留本地則國課何從出不聽八月吳執御論周延儒攬權壅蔽私其鄉人塘報奏章一字涉邊疆盜賊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畏廷臣摘其短長他日敗可以捷聞功可以罪案也皇上習見延儒摘發細事近于明敏遂爾推誠抑知延儒特借此以行其私乎上切責之執御劾疏凡三上俱留中十一月中允倪元璐上言原任中允黃道周抗疏獲謫臣恐海內士大夫之氣化爲繞梁前府尹劉宗周清恬耿介道周旣蹇諤承貶宗周以骯

辨投閒天下本無人得其入又不能用誰爲陛下奮其忠良者上不聽時道周以救錢龍錫謫外十二月時考選科道後更核在任征輸于是戶部尚書畢自嚴下獄熊開元鄭友玄俱謫吏科都給事顏繼祖上疏救上切責之自是考選將及先核稅糧不問撫字專于催科此法制一變也禮部侍郎羅喻義直日講以尚書商王布昭聖武章送閣溫體仁裁其半以所引京營大閱語也喻義執不可體仁上言舊例惟經筵多進規語日講則正講多進規少喻義以日

講而用經筵之例。駁改不聽。自愧不能表率。後進命下部議。聖聽天。賈何俟。喻義多言。遂放歸。

五年六月。兵部員外華允誠上言。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刺溫體仁。閱洪學。上切責之。允誠回奏。又極言其失。謂私沈演。唐世濟等。上怒。奪允誠俸。體仁上疏自理。十二月。詔停開納例。

六年二月。諭吏部薦舉潛脩之士。科道不必備出考。選館員。須應先歷知推。垂爲法。冬十月。論囚上素服。御建極殿。召閣臣商榷。溫體仁竟無所平反。陝西

華亭知縣徐光顯赴任七日。城陷。竟棄市。上頗心惻。體仁不爲救人。皆寬之。

七年春正月。刑科給事李世祺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謫于外。復罪考選郎中吳鳴虞。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上言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箝其舌。擊而繼其羽。朝廷之于言官。何以異此。使言官括囊無咎。而大臣終無一人議其後。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臣所爲太息也。且皇上所樂聽者。讜言。而天下誤以攻彈貴。近爲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波靡不止。上

以越職言事切責之。三月山陝大飢，民相食，發金五萬賑之，免浙江崇禎三年以前織造。六月江西飢，通賦益多，觀政進士陸運昌上撫字八條，上可其奏。下戶部議。冬十月上數御經筵，遇雪不輟，論講官尚書韓日績、姜逢元等毋忌諱，少詹事文震孟講春秋。上諭仲子歸，賜云：此見當時朝政有關，所以當講。自今進講當以此類推。十一月侍讀倪元璐上制實八策曰：離敵交，繕旁邑，優守兵，靖降戎，益寇餉，儲邊才，奠輦轂，嚴教育。又制虛八策曰：正根本，伸公儲，邊才，奠輦轂，嚴教育。又制虛八策曰：正根本，伸公儲，邊才，奠輦轂，嚴教育。又制虛八策曰：正根本，伸公儲，邊才，奠輦轂，嚴教育。

議宣義問一條教慮久遠，昭激勸勵名節，明駕馭，疏入上令確奏伐交實計，其撫降戎儲邊才，留秦晉餉館監教習俱下部，其制虛八策多係奉旨不必繼陳。既而元璐再陳間敵之術，且請盡徹監視內臣以重邊疆不報。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嘗謁大學士溫體仁，體仁盛稱主上神聖，臣下不宜異同。子壯曰：世宗皇帝最英明，然禘廟之議，勲戚之獄，當日臣工猶執持不已，皇上威嚴有類世宗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但以將順而廢匡救，恐非善則歸君之意也。體仁意沮。

遂成嫌隙。

八年春正月兵部職方主事賀王盛再劾溫體仁庸
奸誤國。謫外御史吳履中劾溫體仁王應熊并及監
視內臣上切責之。議湖廣加派。上以祖訓凡郡
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
廷考驗授以秩其遷除如常例。禮部右侍郎陳子壯
上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崇禎規濶銓政。上以
其沮詔間親下于理。明年四月始得釋已而蒞官多
不法公私苦之。二月侍讀倪元璣上言盜賊之禍

震及祖陵國家大辱極矣。陛下下罪已之詔布告天
下。然此非徒空言也。今民最苦無若催科未敢興言
冀停加派。惟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與蠲
除。斷自八年督徵有司考成亦少寬之。東南雜解擾
累無紀。如絹布絲綿顏料漆油之類。悉可改從折色。
此二者于下誠益于上無損民之脫此猶湯火也。至
發弊而遠追數十年之事。糾章一上。蔓延不休。振賂
而旁及數千里之人。部文一下。冤號四徹。誰有以民
間此苦告之陛下者乎。及今不圖。日蹙一日。必至無

地○非○兵○無○民○非○賊○刀○劍○多○干○牛○犢○阡○陌○決○為○戰○場○陛○
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燐○燹○之○區○哉○上○是○之○

補給事中劉台輝乞蠲陝西八年以上通租不許承
運庫太監周禮言崇禎六年七年省直金花銀共逋

八十九萬命趨之 夏四月予故遼東總兵寧遠伯
李成梁祭葬 五月諭戶部暫開撥納濟軍需 秋

七月進交震孟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尋忤溫
體仁罷歸 丙子召廷臣于中左門試時政邊才論

又出各疏命翰林官擬上 八月上諭致治安民全

在才令命兩京文職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舉堪任

知府一人 亾論科第貢監在內翰林科道在外擬按

司道知府各舉州縣官一人 亾論貢監吏士過期不

舉者議處失舉連坐 冬十月乙巳上罪已避殿徹

樂下詔曰朕以涼德纘承大統不期倚任非人邊乃

三八 寇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絀而征

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派難停中夜思維不勝媿憤

今年正月流氛震驚皇陵祖恫民仇責實在朕今調

勅兵留新餉立救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吏

士勞苦創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餐露宿。朕不忍安臥深宮。念其飲水食麤。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忍獨衣文繡。茲擇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徹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事。與我行間。文武吏士。甘苦共之。以寇平之日為止。文武官其各省。悉涖屬用。回天心。以救民命。十二月。城鳳陽。初。穎州賊將趨鳳陽。巡撫楊一鵬請移鎮。大學士王應熊擬旨止之。賊陷鳳陽。焚皇陵。幽官不保。諸臣忌諱。不敢聞。尋以獲穴為解。又因而秘之。至是城始成。吏部尚

書謝陞奏起廢張士軌等一百六人。不果用。先是寬恤條款。議及罪譴。諸臣奉旨。下部刑部。方具招列名。疏請。占未下。而陞為冢宰。鏡意欲疏起用。大學士錢士升詔陞曰。公意大善。盍俟刑部疏下。先釋罪而後起廢。方有次第。陞守前說。不聽。疏上。臚列無有遺者。上怒切責。遂下選郎于獄。而事不可為矣。至是復以一百六人。上溫體仁力沮之。事遂中止。九年春正月。以劉宗周為工部右侍郎。淮安武舉陳啟新上言。今天下有三大病。曰科目取人。資格用

人推知行取科道惟皇上停科目以詘虛文舉孝廉以崇實行罷推官行取以除積橫之習蠲災傷錢糧蘇累困之民而且專拜大將舉行登壇推轂之禮使其節制有司便宜行事庶幾民怨平而寇氛靖上異其言特授吏科給事中命遇事直陳毋隱啟新本庸人時政府規知上意必有闕門特達之典故令啟新上書跪正陽門曹化淳實聞之于內立致省垣將借以搏擊善類迨啟新既得進惟從事敝車羸馬以逢迎上意而政府有求皆不應故政府恨之不見信任

三月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皇上以不世出之資際中興之運卽位之初銳意太平甚盛心也而施爲次第之間未得其要屬意邊疆賊臣以五年爲期之說進遂至戎馬生郊震及宗社而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矣由此耳目參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廠衛司譏防而告密之風熾詔獄及卿士而堂簾之情違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甚者參核之法惟重征輸官愈貪民愈困而賦愈通總理之外復設監紀權愈分法

愈廢而盜愈多。夫君臣相遇至難也。得一文震孟以
軍詞報罷矣。得一陳子壯又以過顛詔下獄矣。而于
是市井雜流者乃得操其詭說。投間抵隙。以希進用。
而國事尚可問哉。夫皇上不過始于一念之矯枉而
積漸之勢。釀爲厲階。遂幾于莫可匡救。則今日轉亂
爲治之機。斷可識已。皇上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而
非所以法也。所以法者。道也。如以道則必體上天生
物之心。而不徒倚用風雷。念祖宗學古之益。而不至
輕言改作。以寬大養人材。以捐循結人心。而且還內

庭以掃除之役。正儒師以失律之誅。慎宗賢以改秩
之授。特頒尺一。遣廷臣資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
赦其無罪而流亾者。尚責撫鎮陳師險隘。堅壁清野。
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不殺一人。此聖人治天下
之明效也。武生新授吏科給事中陳啟新一言投契
立置清華。此誠盛事。臣愚謂宜先令以冠帶辦事。黃
門稍如試御史例。俟數月後。果有忠言奇計。實授未
晚。不然。如名器可惜。何皇上天縱聖明。而諸臣不能
以道事君。徒取一切可喜之術。臣竊痛之。疏入不報。

國子祭酒倪元璐上言。昨見黃安縣學生鄒華。妄行薦舉。列及臣名。不勝驚異。陛下求言若渴。本期宣幽燭隱。而宵人干進。薄孔孟爲批糠。網簪纓爲桃李。吳鯤化部民也。叅及撫按。鄒華下士也。薦及朝紳。如是而望朝廷之上。昂首伸眉。豈可得乎。上是之。夏四月。武生李璉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巨室助餉。大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上言。自流寇蔓延。皇上憫生民之憔悴。懲吏治之貪殘。擢陳啟新。置省闈。豈真謂其言。遂爲確論哉。毋亦借此以勵縉紳。

動其愧懼耳。比者借端倖進。實繁有徒。而李璉者。乃倡爲縉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皆哀世亂政。載在史冊。而敢陳于聖人之前。小人之無忌憚。一至于此。其曰縉紳豪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其萬計者不勝枚舉。臣江南人也。以江南論之。公畝以對。大數以百計者十之六七。以千計者十之三四。以萬計者千百中一二。江南如此。他郡可知。且所惡于富者。兼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

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漢。武。帝。所。不。行。于。小。式。者。也。此。議。一。倡。於。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爲。難。大。亂。自。此。始。矣。已。而。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揆。上。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卽。欲。要。譽。已。足。致。之。毋。庸。汲。汲。士。升。遂。乞。罷。許。之。初。士。升。以。助。體。仁。幾。見。擯。公。論。至。是。復。爲。體。仁。所。搆。去。御。史。詹。爾。選。上。言。大。學。士。錢。士。升。引。咎。回。籍。明。乎。輔。臣。以。執。爭。去。也。此。舉。差。強。人。意。皇。上。宜。鼓。舞。之。不。暇。顧。以。爲。要。譽。耶。人。臣。而。沽。名。義。所。不。敢。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爭。爲。尸。

驟。保。寵。習。爲。寡。廉。鮮。恥。之。世。又。豈。國。家。所。利。哉。天。下。之。疑。皇。上。者。不。少。矣。其。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拊。心。愧。恨。有。難。殫。述。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請。命。耳。而。竟。鬱。志。以。去。所。日。與。皇。上。處。者。維。此。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豈。可。言。哉。癸。巳。上。召。廷。臣。及。御。史。詹。爾。選。于。武。英。殿。上。怒。爾。選。詰。之。聲。色。俱。厲。爾。選。從。容。不。爲。訕。問。如。何。爲。苟。且。對。曰。卽。捐。助。一。事。亦。苟。且。也。反。復。數。百。言。且。曰。臣。竊。不。足。惜。皇。上。幸。

○聽○臣○事○尚○可○爲○卽○不○聽○臣○亦○可○留○爲○他○日○之○思○上○益
怒○欲○下○之○獄○閣○臣○申○救○良○久○命○頸○繫○直○廬○下○都○察○院
論○罪○大○學○士○溫○體○仁○等○各○捐○俸○市○馬○從○關○寧○太○監
高○起○潛○之○請○也○劉○宗○周○上○言○一○歲○之○間○助○陵○工○助○城
工○又○助○馬○價○亦○何○報○稱○于○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諸
臣○于○此○母○乃○沾○沾○有○市○心○惟○皇○上○罷○得○已○之○役○停○不
急○之○務○節○省○愛○養○不○徒○爲○一○切○且○夕○之○計○亦○何○事○屑
屑○以○利○爲○言○乎○不○聽○宗○周○尋○罷○歸○令○有○司○務○脩○練
儲○備○毋○科○擾○命○鄉○會○試○二○三○場○兼○武○經○書○筭○放○榜○後

騎射 刑部尚書馮英以藐玩下法司擬罪英自赴
獄左侍郎朱大啟以聞上令出私邸待罪 重慶翟
昌進白兔斥之 秋七月都城戒嚴召廷臣于平臺
問方略時斗米三百錢上憂之戶部尚書侯恂言禁
市沽左都御史唐世濟言破格用人刑部侍郎朱大
啟請列營城外爲守禦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言收
養京民細弱上諭莫若蠲助爲便 冬十月前工部
右侍郎劉宗周上言自巳巳以來無日不綢繆未雨
而禍亂一至于此往者袁崇煥誤國其他不過爲法

受過耳。小人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已者。概坐煥黨。次第寘之重典。或削籍去。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臣浸疎。朝政日隳。邊政日壞。今日之禍。實已已釀成之也。且張鳳翼之溺職中樞。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歿。下魁楚之失事于邊。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歿。諸鎮巡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何以服耿如杞之歿。今二州八縣生靈塗炭極矣。廷臣之鬻藥若若。可幸無歿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之或戍或去。豈昔之爲異已。

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已。互相容隱。與臣于是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厲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尚綜覈而臣下瑣屑苛求以示察。窺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而有所不覺矣。至于近日刑政最舛。成德傲吏也。而以賊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營求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鄭久于鄉議。而杖母之獄。特以無告。

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
批根。卽向者驅除異己之故智。廷臣無敢言。皇上亦
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于是不
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惟
皇上念亂圖存。進君子。退小人。急罷三協。遵津之使。
責成中外諸臣。各備職業。不再以人國爲僥倖。體仁
桑倫之收。庶幾在此。疏入不報。禁文武輿蓋器飾
之僭。起守制楊嗣昌爲兵部尚書。命採平陽鳳
翔諸礦。以儲國用。十一月。蠲山東五年前逋租。命

吏部指奏數年銓政大弊。吏部覆奏。上切責之。以爾
部職專用人。推舉不效。乃反稱綱目太密。使中外束
手。且平時陞轉。必優京卿甲科。乃云京卿未必勝外
官。甲榜未嘗勝乙榜。如此游移。豈大臣實心體國之
道。尚書謝陞罷。

十年春正月。工部尚書劉遵憲。因培築京城。上加派
輸納事例。二月。遣廷臣趨各省。逋賦。夏四月。諭
百官求直言。刑科給事中李如燦。上言。寇盜馮陵。以
來。天下財賦之區。已空其半。而又遇此亢旱。吳楚齊

豫之間幾千萬里。是所未盡空者。殆將盡空矣。臣謂
歛怨于和。皆財用爲之也。國朝祖制。千古繼善。自軍
不用而兵設。民始不得安其身。自屯不耕而餉興。農
始不得有其食。有兵不練。兵增而餉益。匱有餉不核。
餉多而兵愈。曷比者。核實之使四出。而培克屢聞。占
曷不減。可謂有政事乎。魏呈潤詹爾。選李化龍。劉宗
周。皆以一鳴輒斥。今下明詔。求直言。儻赦其前。愚收
之左右。是直言不求而自至也。若夫輔成君道。尤在
相臣。今俱泯然。未有聞也。此瞻彼顧。結黨徇私。蓋自

八九年拂戾于和之事。始于官隣。成于金虎。又何惟
水旱盜賊之屢見哉。上怒下如燦于獄。左諭德黃
道周。上言陛下下詔求直言。清刑獄。然方求言而建
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大臣雖清強。曾何
益。理亂之數。臣願陛下訓練軍士。以固邊圉。選舉賢
能以任州縣。而最切者。尤在起批鱗強項之臣。旌應
詔直言之士。使天下凄風苦雨。盡爲皎日祥雲。則朝
廷之刑威。可以漸措。何必敝敝于兵刑錢穀之下哉。
上不憚切責之。新安所千戶楊光先劾吏科給事

中陳啟新及元輔溫體仁昇棺自隨上怒廷杖戍遼西楊嗣昌上均輸事例六月大學士溫體仁引疾免初體仁以摘發錢謙益受主知遂入相時上英明憤廷臣苞苴亾狀體仁以殘刻輔之園扉之內候訊追比纍纍趾相屬者千餘人性忌而險初藉周延儒人施以權相軋周去而溫獨存同官文震孟何吾騶錢士升皆先後抵牾罷自佐政以來邊徼潢池之警漫無經畫惟斤斤自守不殖貨賄故上始終敬信之八月上登正陽門閱城徧視雉堞樓櫓成國公

朱純臣以京營兵屯宣武門外上善之召登西南城樓賜之爵闕外城以南城薄詔加築命內官監太監丁紹呂馬光忻總理分任濬大濠于五里外壞塚墓無算工未竟而止東西北無城不之間十一月罷禮部尚書姜逢元兵部尚書王業浩先是陳啟新疏論考選又進吏部訪冊而逢元業浩獨圈多上嫌其濫啟新遂叅知縣尹民興等俱降調十一年春正月裁南京冗官八十九員翰林簡討郭之祥請進士二甲以下盡任知縣推官不歷州縣

毋補部曹不歷部曹毋改翰林科道 二月巡按河
 南御史張任學改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河南任學
 親得巡撫且欲薦故丹徒知縣張放極詆諸總兵不
 足恃盛稱文吏有奇才可禦寇上竟以總兵授之意
 大沮悔尋彼逮 丙午上御經筵畢召詹事府翰林
 院諸臣顧錫疇等二十餘人間保舉有選孰為得人
 少詹事黃道周言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近來
 人才遠不及古况摧殘之後必深加培養既復班又
 詢之對曰立朝之才在乎心術治邊之才在乎形勢

先年督撫未諳形勢隨賊奔走事既不效輒謂兵餉
 不足其實新舊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
 寧錦三協師僅十六萬似不煩別求供勦寇之用也
 庶子黃景昉請宥鄭三俊上曰三俊蒙狗雖濟何濟
 又命諸臣各陳所見上曰言須可行如故講官姚希
 孟竟欲折漕一年誤矣編修楊廷麟曰自溫體仁薦
 唐世濟王應熊薦士繼章今二臣皆敗而薦者無恙
 是連坐之法先不行于大臣而欲收保舉之效得乎
 上默然命諸臣出宴午門之廡道周等退各補奏會

南京應天府丞徐石麟亦上言鄭三俊清節得釋三俊爲司寇敝衣一篋爨烟不給以擬獄輕得罪上亦素知之故得放還 三月上御左順門召考選諸臣五人爲班遞進問兵食計知縣曾就義曰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廉卽稍從加派以濟軍需未爲不可上拔第一未幾卽有勦餉練餉之加 夏四月巳酉丑刻熒惑去月僅七八寸至曉逆行尾八度掩于月五月丁卯夜熒惑退至尾初度漸入心宿兵部尚書楊嗣昌上言古今變異月食五星史不絕

書然亦觀其時政事相感災祥之應不一其致昔漢元帝建武二十三年月食火星明年呼韓單于款五原塞明帝永平二年日食火星皇后馬氏德冠後宮常衣大練明帝圖畫功臣于雲臺馬援以椒房不與焉唐憲宗元和七年月食熒惑其年田興以魏博來降宋太祖太平興國三年月掩熒惑明年興師滅北漢遂征契丹連年兵敗今者月食火星猶幸在尾內則陰宮外則陰國皇上脩德以召和治內以威外必有災而不害者工科都給事中何楷糾之言古人謂

月變脩刑。又言禮虧則罰見。熒惑誠欲措刑。莫如右禮誠欲右禮。莫先省刑。今爰書之贖極矣。部司議宥止于重辟數人。而未折之案。先後纍纍。誰復過而問焉。楊嗣昌縷縷援引。出何典記其言。建武欵塞者。欲借以伸通市之說也。其言元和宣慰者。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其言太平興國連年兵敗者。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附會誠巧。矯誣實甚。至所述永平皇后等語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臣更不知其意所指斥矣。嗣昌上疏目理。但言科臣以危機中。臣不復及通

市招撫事。先是嗣昌因講筵誦孟子善戰服上刑語。上非之。至是乃借月食火星以為可化災為祥。冀以動上意。然考之漢書。建武二十三年三月月食火星。二十五年匈奴部人始立乎韓邪。單于內附。則與明年無與。永平二年少府陰就于豐坐自殺。陵鄉侯梁松坐講訪下獄歿。而圖書雲臺則三年事。與日食火星亦無涉。嗣昌不自知其說之謬也。時戶部主事李鳳鳴亦言火星逆行。當南非變。禮科給事中解學尹糾其謬。六月兵部尚書楊嗣昌改禮部兼東閣大

學士仍署兵部。十月命嗣昌大祀大慶暨傳制頒詔諸大典不與朝講召見如常服隨班時嗣昌母服纔五月工科給事中何楷劾嗣昌怠親上切責之先是吏部會推閣員止及詞臣資序上不允命弁及在籍守制者蓋嗣昌爲陳新甲地也。已而特召新甲爲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侍講學士黃道周上言朝廷卽乏人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肖之人上不憚乙巳召廷臣于平臺問道周曰朕無所爲而爲之謂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人欲爾

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天人止是義利之心爲國家不爲功名自信其無所爲上曰前月推陳新甲何不言對曰時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疏二人臣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曰天下綱常變遷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臣所惜者綱常名教非私也上曰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唯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康曲謹是廉非清也道周曰伯夷忠孝故孔子許其仁上怒其強說道周又極詆楊嗣昌嗣昌出奏曰臣不生干空桑言遂不

知父母臣嘗再辭而明旨迫切道周學行人宗臣實
企仰之今謂不如鄭鄭臣始太息絕望鄂杜毋行同
臬鏡道周又不如鄭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
不如鄭鄭上責其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何敢爲比
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閹人惟行僻而堅言
僞而辨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臣
無其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
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祇成佞耳此去道周
叩頭起復奏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夫臣在君父

之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之前譏諂面諛者爲
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士怒甚嗣昌
乞優容之上曰朕亦優容多矣諸臣退上召回諭以
毋黨同伐異宜共脩職業翰林院脩撰劉同升編脩
趙士春都給事何楷試御史林蘭友各疏救道周劾
嗣昌俱謫調有差十一月括廢銅鑄錢

十二年二月貴州道御史王聚奎劾刑科右給事中
陳啟新緘默溺職上切責之左僉都御史李先春議
當奪俸上不懌謫聚奎吏部左侍郎董羽宸以不能

駁正奪俸并罷先春先春前河南布政使以編脩林增志薦入遂追責增志增志亦引罪 三月乙酉召參議鄭二陽于平臺問練兵措餉之計對曰大抵額設之兵原有額餉但求實練則兵不虛冒餉自足用是覈兵即足餉也若兵不實練雖措餉何益上問措餉曰諸臣條陳盡之矣在得其人得人則利歸公家否則在私室上曰各處災傷奈何曰裁不急之官亦可省費又曰臣見州縣殘破急宜下寬大之詔收拾人心上稱善擢二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四月免

高淳去年旱蝗田租論釋輕繫時上頗于內庭建設齋醮禮科給事中張塚上言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禍福正德初年遣太監劉允誠馳驅西域可為鑒戒山西道御史廖惟義亦言之不聽 京城後濠廣五丈深三丈給事中夏尚綱上言連年塞垣失守門庭無恙若使塹水足拒則去年通德滄濟其為廣川巨浸何限而揚鞭飛渡如入無入則控扼險要在人不在險明矣今擲此百萬于水濱孰若移而用之于巖疆使敵騎不得躡入諷不聽 五月出銀金三十

萬濟餉仍命後償之。山西按察副使魏士章請禁有司收賦耗羨遣京官搜括天下錢糧充餉從之。六月禮部尚書林欽楫請覈僧道贍地毀淫祠括絕田助餉。七月辛未戒中外官饋遺請託。九月免唐縣等四十州縣去年田租十之五。禹州等十州縣十之二。光州等八州縣十年之五。去年之二。時中外交訖上念窮民罹災已卯庚辰之間蠲貸屢年而有司執法侵蠹如故。十月彗星見論停刑。年十一月前庶吉士張居請行銅鈔從之。

十三年春閏正月紀錄卓異諸臣蘇州知府陳洪謐多進賦不預尋削籍松江知府方岳貢亦以逋賦奪官。浙江永康知縣朱露上言有司科罰搜取撫按不以聞上命申飭各官授露吏科給事中改名統鎖命巡城御史煮粥賑饑發帑金八千賑真定。論戶部以保定永清等郡縣芻糧給畿南饑民抵秋以償發帑金六千賑山東。二月令會試貢士先廷對日校射。風霾亢旱下詔求直言。三月免畿郡十一年料匠等銀賑京城貧民各錢二百戶科結事中。

左懋弟上言去歲書見下詔停刑而書卽消何今日
之不應也夫停刑之詔特其具也今之齋禱猶其文
也臣知皇上先以文卽繼以實此時得毋實尚未見
而天不之信乎臣敢以實進練餉之派以益軍實不
得已之事也今兵汰而餉猶未減恐貪者藉以飽其
私惟陛下詔寬加派之數使天下明知之至于刑獄
之輕重五一得其實停刑可以消華豈明刑不足
以返風乎已分賑畿南三萬金是日雨免兩河積逋
其災甚者緩征之免八年九年十之三宿州沐陽通

州等州縣災免逋賦有差 策貢士千建極殿賜魏

藻德第一先是上召貢士四十八人于文華殿上問

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雪恥藻德對曰以臣所見使大
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薏薏數百言藻德通

州人更自言戍寅守城功上心識之得拔第一 夏

四月命撫按薦舉分治兵消餉失實者坐考選大典

須科貢兼取以收人才之用已而以吏部考選不列

舉貢遂命貢士弁歲貢士二百六十三人俱補部寺

司屬推官知縣不爲例令朝臣及撫按各舉將才

五月減商州湖黃田租上以兩京及山東西河南陝西各處告飢命地方有司設法賑濟招徠流徙撫按躬行州縣定殿最以聞 召九卿科道于平臺問守邊救荒安民三事通政使徐石麒以守邊在農戰五用救荒在勸民輸粟安民在省官用賢對上是之 截漕米萬石賑山東免霍泰潛山七年以上逋稅之五近年之三 七月發帑金二萬賑順天保定 八月發倉粟賑河東飢民帑金三萬賑真定山東河南飢民 九月免汝州十年前田租隴西五縣逋賦折

徵江南絹布等歲課論災荒停刑又恐人心肆玩其事關封疆及錢糧勦寇者限刑部五月且獄命有司祭難民瘞暴骸 諭吏部推侍郎巡撫併及資深翰林著爲令 御史魏景琦論囚西市御史高欽舜工部郎中胡璉等十五人已論辟忽內臣本清叩命馳免因釋十一人明日景琦回奏被責下錦衣衛獄蓋士以囚或有聲寃者停刑請旨景琦倉卒不辨也 冬十月命抵通州漕米每石帶練米八升以山東河南飢十五年爲始餘從明年 出帑金萬兩市舊綿

系事本末卷之二十二
三十一
衣二萬給京師貧民。戶部尚書李待問請損交際裁工食為恤窮之計從之。十一月工部主事李振聲請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屋百間其下遞減下部議。論刑部繫囚早結毋延斃。

十四年夏四月召前太學士周延儒入朝時薛國觀有罪尋賜死國觀性褊刻自念憲驟登政府溫體仁實薦之上常憂用匱國觀對以外則鄉紳臣等任之內則戚畹非出自獨斷不可因以李武清為言遂密旨借四十萬金李氏盡鬻其所有追比未已戚畹人

人自危因皇子病倡為九蓮菩薩之言云上薄待外戚行天折且盡上大懼國觀又忤太監王化民遂敗冬十月特設裕國足民奇謀異勇利諂訪微辟稱朕破格旁求之意

十五年春正月辛未朔上朝畢召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謝陞入殿曰古聖明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師也宗社莫安惟諸先生是賴命東向立上降座西向揖之各媿謝蠲各省直十二年以前蠟茶等稅二月發帑金二萬賑山東免省直十二年以前稅

糧有司混徵者罪百姓歡呼稱慶又從刑部左侍郎
惠世揚請免十二年以前贓罰餘罪 夏四月禮科
給事中倪仁禎上言臣等初拜官例候閣臣謝陛言
及兵餉事忽曰皇上自用聰明察察為務天下俱壞
陛下極人臣敢歸罪天子如此上怒命削陞籍 周
延儒奏詞臣一員佐兵部從之著為令 免四川貢
扇三年 諭釋輕繫 六月免開封河南歸德汝州
去年田租論各省直停刑三年 進蔣德璟黃景昉
吳姓東閣大學士且責吏部會推大典自當矢公矢

慎公稱認徇情如房可壯張三謨宋政並與推舉此
豈大臣之道辛酉召廷臣于中左門賜餼上青袍皇
太子定王永王緋衣侍上詰吏部尚書李日宣曰朕
屢諭諸臣有寧背君父不背私交寧墮職業不破情
面兩語昨枚卜猶濫舉如此況其他乎日宣奏辨上
又責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煊閣臣
力為救解不聽明日下日宣等六人于理日宣等戍
邊可壯等削籍初大學士陳演所親廖惟一為御史
史及考核託副都御史房可壯為之地不納張煊又

加厲焉遂外詞演憾之適上游西苑演從密陳云枚
卜大典皆二人主持上怒故有是譴御史吳履中
上言皇上之失有二曰大奸之罪狀未彰而身爲受
過圖治之綱領未挈而用志多分臨御之初天下未
大壞也溫體仁託嚴正之義行媚嫉之私使朝廷不
得任人以治事釀成禍源體仁之罪也專任楊嗣昌
恃欵撫加練餉致民怨天怒水旱盜賊結成大亂之
勢楊嗣昌之罪也皇上信任二人二人售其奸欺輒
曰皇上自爲之皇上亦曰彼實未嘗專擅是皇上爲

二奸所誤而反代二奸受過也至于圖治自有綱領
因時制宜內治闕而後戎馬生民生促而後寇盜起
今者敵起于外而政治愈焚寇起于內而賦歛愈急
欲無生亂得乎 八月刑部尚書鄭三俊改吏部尚
書范景文改刑部尚書進劉宗周左都御史 蠲濟
南兖州東昌濮州通租 刑科右給事中陳啟新匿
喪被劾下撫按訊之尋遁 九月誅兵部尚書陳新
甲初周延儒爲營解甚力因奏國法大司馬兵不臨
城不勒上曰他邊疆卽勿論侈辱我親藩七不甚于

薄城乎不聽。十月賜貧民米布。十一月左都御史劉宗周上言六事曰：建道揆京師首善之地，先臣馮從吾立首善書院，臣請亟復之，以昭聖明致治之本。曰：貞法守高皇帝讀老氏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立焚錦衣刑具，請一切獄詞專聽法司，不必下錦衣。曰：崇國體，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九卿科道會詳之後，乃付司寇。司寇議辟始得收係，此于僇辱之中，不忘禮遇之意。曰：清伏奸，凡禁地匿名文書，請一切立毀。曰：懲官邪，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愈

多愈巧，臣必為風聞彈劾之，惟祈嚴斷曰：飭吏治，今吏治之敗無如催科火耗詞訟贖鍰已復為常例矣。至于營陛謝薦巡方御史尤甚，臣請以風憲受賍之律為回道考察第一義，上是之。召考選官時，敏等面問兵食，即註官俱補給事中。初敏令固始縣轉主事，因禮部主事吳昌時通周延儒，自奏固始禦寇求考選，得首對上面註御史。敏出語人曰：安能以賢補向入乎？是夕延儒揭入改給事中。周延儒薦大學士王應熊，延儒知外漸有異議，故以自代。蓋資其強

狼為援也。上從之。命召應熊已而延儒。敗上知其非。入朝。既見請老許之。賜金幣還。發帑金十萬資餉。閏十一月詔曰。此者災害頻仍。予戈擾攘。宵旰靡寧。皆朕不德所致也。自今日始。朕敬于宮中。默告上帝。戴罪視事。以贖罪戾。惟二祖舊制。每日朝畢。勲戚文武諸司等。奏事者。赴弘政門報名候召。下禮科給事中姜琛于理。先是上戒諭言官。又時有匿名書二十四氣之說。隱詆朝士。琛言皇上修省罪已。又致誠言官唯視言官獨重。故望之獨切。若云代人規卸。

安敢謂盡無其事。臣獨展轉而不得其故。皇上何所聞而云然乎。如誹語騰謗。必大奸巨惡。言官而思中之。謂不重其罪。不能激皇上之怒。藉言官之口。後將爭效。突蟬壅閉天聽。誰為皇上言之哉。上怒立置獄。甲子召廷臣于中左門。問禦敵及用督撫之宜。左都御史劉宗周曰。使貪使詐。此最誤事。為督撫者。須先極廉。上曰。亦須論才。宗周退。御史楊若橋舉西洋人湯若望。演習火器。劉宗周進曰。唐宋以前。用兵未聞火器。自有火器。輒依為勁。誤專在此。上色不懌。

曰火器終爲中國之長技命宗周退群臣以次對上
色解宗周又進請釋姜垓熊開元云厥衛不可輕信
是朝廷有私刑也上遽怒仰視屋梁曰東廠錦衣衛
俱爲朝廷何公何私宗周抗論不屈左副都御史金
光宸言宗周無他意上益怒宗周免冠謝徐起退
先是行人右司副熊開元求獨對召入德政殿請屏
閣臣周延儒求退不許開元所奏大抵摘延儒之失
命補贖明日奏劾延儒以釋纍囚蠲宿逋起廢籍奉
行德意自謂有裨于聖德有功于人才孰敢起而攻

之願皇上徧召群臣問延儒賢否卽以所論賢否定
其人之賢否于是察吏安民誅凶除暴天下之治端
在于此若皇上不加體察一時將吏徂于賄賂雖失
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爲皇上捐軀報國者上怒下
鎮撫司詰主使周延儒引退手敕慰留初開元出朝
禮部儀制司主事吳昌時力沮之雖補贖未敢盡在
獄列款具奏鎮撫司格不以聞尋廷杖姜垓熊開元
仍下鎮撫司劉宗周削籍金光宸降調吏部尚書鄭
三俊刑部尚書徐石麒各疏救不聽貢士祝淵奏寬

宗周下淵于刑部獄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等疏救
 塚開元不聽徐石麒罷以塚開元竟具獄不死訊也
 開元至十七年始釋獄塚戎邊刑科給事中陳燕
 翼上言兵餉匱乏朝廷無剛正之臣利口獲進陛下
 設廠衛即因廠衛為介紹托近侍即因近侍為援引
 陛下籌兵措餉不遺餘力而此輩平日所輦輶以得
 官者皆陛下之兵所滿載而候代者即陛下之餉也
 陛下深居法宮左右大臣發憤改圖庶幾挽積習而
 強國本

十六年三月免直隸山東殘破州縣去年田租
 四月釋輕繫五月己亥召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
 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蕩
 然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鷄犬無聲曾
 未遇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致治
 乎上欷歔泣下標又曰須嚴邊防天下以邊疆為門
 戶門戶固則堂奧安其要更莫若修內治重守令守
 令賢則政簡刑清而盜自息上曰諸臣不實心任事
 以至於此皆朕之罪標又言車戰墾田止善之標四

月巳卯受事辛卯陞見賜金幣至是復召蓋上閔畿
民欲得其詳也五月進修撰魏藻德爲禮部右侍
郎兼東閣大學士 蜀京營刀甲車矛於觀德殿命
勳武臣子習騎射 六月戊辰召廷臣及桐城諸生
蔣臣干中左門臣前保舉戶部尚書倪元璐薦爲戶
部司務其言鈔法曰經費之條銀錢鈔三分用之納
銀賣鈔者以九錢七分爲一金民間不用以違法論
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錢盡歸內帑矣吏科給事中馬
嘉植疏爭之 詔除河南五年被陷地方稅糧其省

破州縣自十六年爲始一切三節雜賦俱蠲免

巳卯召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雷演祥入朝先是
總督范志完在山東縱兵淫掠演祥面奏之上命速
訊七月巳亥召演祥及志完面質於中左門 演祥
兵淫掠又金銀鞍數千兩馬百匹行賄京師狀演祥
歷歷有指因召問演祥云爾所言稱功領德徧于班
聯者誰也曰周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蠲租自
以爲功考選科道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必先通
賄幕客董廷獻然後得之上怒卽命逮廷獻又問志

完鞍馬何所餽志完謝無有且日是日臣在大王莊副總兵賈芳名等禦敵乘大風却之上兵其妄問御史吳履中爾在天津察志完云何履申詢如演祥言尋誅志完以史可法爲南京兵部尚書發帑金四十萬貯富新倉出陳納新毋得輕重出千金資太醫院療疫時京師自春徂秋大疫死亡畧盡又出金二萬下巡城御史收殮八月諭不觀官薦將才令兵部彙上并廷臣所舉堪督撫者時所用多夸誕雖三尺不貸而嗜進不已九月諭廷臣凡失

事定罪戢守定賞俱限十日奏解犯私疑可速結毋滯留朕久服澣衣減膳各衙門裁節事宜各條對擢山東漕儲副使方岳貢爲左副都御史岳貢上言四事清言路以收人心定推遷以養廉卹責吏治于充殘儲將才于部伍上是之尋進岳貢東閣大學士冬十月諭有司贖鍰其留額積穀外但充餉括民間廢銅鑄錢上自用銅錫木器屏金銀命文武諸臣各崇省約士庶不得衣錦繡珠玉免懷來桐城田租十一月諭臣民助餉立功者錄之十二月詠

吏部文選郎中吳昌時以事連前大學士周延儒賜
死

谷應泰曰。嗚呼。自古未有端居深念。肝食宵衣。
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馴。致。敗。亡。幾。與。暴。君。昏。
主。同。失。而。均。貶。者。則。以。化。尊。鮮。術。貪。濁。之。風。成。
于。下。股。肱。乏。材。孤。立。之。形。見。于。上。夫。是。以。欲。安。
而。得。危。圖。治。而。得。亂。也。考。之。懷。宗。以。漢。昭。嗣。服。
之。年。膺。唐。堯。繼。見。之。曆。手。剪。貂。璫。人。廢。玉。燭。滅。
五。登。三。將。在。是。矣。而。無。如。神。祖。倦。勤。王。綱。解。紐。

熹宗拱手魁杓。潛移譬之。漢遭靈帝。以還。周自
赧。玉之後。斯真儒生流涕而指陳。聖哲馳驚而
不足矣。然而懷宗之圖治。與其所以致亂。揆之
事實。蓋亦各不相掩焉。方其大東罷貢。便殿待
香。記注重珥言之。臣寒暑御文華之講。進監習
而問民疾苦。重宰執而尊禮賓師。以至素服論
囚。蠲逋弭亂。罪已則輟減音樂。賑饑則屢發帑
金。于凡愛民勤政。發奸捕伏。此則懷宗之圖治
也。及其禦寇警。則軍興費煩。急征徭。則閭閻

紀事本末卷七十二
病以至破資俗而官方愈亂禁苞苴而支綱愈
密惡私交而下滋告訐尚名實而更多苛察于
凡舉措聽獎貞邪淆混此則懷宗之致亂也然
其時亦未嘗無深識之士不二心之臣強項批
鱗呼嗥入告如弭亂有近功之慮匡時多救過
之憂批龍鱗則制實八策繫殿檻則應詔一言
而究之賈生慟哭無救突薪索靖叩悲自然荆
棘無他九關之虎豹格子中間而文具之積弊
澤不下究也雖然吾有疑焉周藉舊基天命未

改秦得中主二世不亡以懷宗之殫慮竭精勤
求民瘼英察類漢明猜忌則優于唐德綜覈近
孝官偏聽則異于宋神斯固治世足以奮烈而
亂世足以救亡者獨奈何皇輿掃跡天祿隕墜
相報蓋若斯之酷耶是豈炎猜害氣必難返于
夷庚抑亦榮公賄風定欲摧其傾軫也語云始
于官隣成于金虎懷宗之遇則然而議者欲與
暴君昏主同失而均貶則皆吠聲之論矣予無
取焉

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三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脩明曆法

太祖吳元年冬十一月太史院使劉基率其屬高翼

上戊申大統曆

洪武元年冬十月徵元太史院使張佑張沂司農卿

兼太史院使成謙太史同知郭讓朱茂司天少監王

男
際第
際辰
訂

可大石澤李義太監趙恂太史院監候劉孝忠靈臺
郎張容回回司天監黑的兒阿都刺司天監丞迭里
月實一十四人修定曆數

二年夏四月徵元回回司天臺官鄭阿里等十一人
至京議曆法占天象

三年六月改司天監爲欽天監設欽天監官其習業
者分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統曆曰回回曆自五
官正而下至天文生各各科肄焉五官正理曆法造
曆歲造大統曆御覽月令曆六壬遁甲曆御覽天象

政應度曆凡曆註上御曆三十事民曆三十二事
子遁曆六十七事靈臺郎辨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
以占候保章正專志天文之變辨吉凶之占望壺正
知漏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度而統
於監正丞

十五年命大學士吳伯宗等撰回回曆經緯度天文
諸書

十七年冬閏十月欽天監博士元統上言臣聞一
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道今曆雖以

大統爲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曆元而七政之行有遲疾順逆伏見不齊其理深奧實難推演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學願徵令推筭以宜昭一代之制書奏報可擢統爲監正

二十年冬十一月選疇人年壯解書者赴京習天文推步之術

二十六年秋七月欽天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下驗將來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爲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

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
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五刻。當用至元辛巳爲元。及
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言。臣所推甲子曆
元實于舊法無爽。上曰。二說皆難憑。獨驗七政交會
行度無差者爲是。於是欽天監以洪武甲子爲曆元。
而造曆依授時法。推美如初。

英宗正統十四年造己巳大統曆。冬夏二至晝夜六
十一刻。行之而疎。尋廢不行。學士楊廉言。漢興四百
年更三造曆。唐三百年更七造曆。宋三百餘年至十

八造曆。本朝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未更造。而交食
一一驗不爽。則知許平仲郭守敬所造曆理數極精。
古今曆無過之者。乃天生無出之智。豫國家曆數無
疆之剛也。

憲宗成化十七年秋八月真定教諭俞正己言。曆象
授時乃敬天勤民之急務。後世曆法失差。由不得古
人隨時損益之法也。我朝蓋革前代弊政。獨于曆法
可議。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下之常度。本曆元
以步算。又以陰陽虧盈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詳定成

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巳丑子正初刻合朔
冬至日月與天同會于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
十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
同會于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爲一章者也今
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
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請勅該部精加考
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曆頒布天下疏下部尚書周
洪謨掌欽天監事童軒與正巳參考講論竟日不能
決洪謨等因奏正巳止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

天文志推美氣朔又福述前代術家評論歲差之意
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曾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今
正巳膠泥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治罪詔錦衣衛
執治之

孝宗弘治十一年訪世業疇人并諸能通曆象遁甲
卜筮者

武宗正德十三年夏五月巳亥朔日食起復弗合日
官周濂請驗交食以更曆元

十五年冬十月禮部主事鄭善夫奏曰今歲及去年

三次月食臣皆同欽天監官登臺觀驗初虧復圓時
 刻分秒多不合占步蓋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以人合
 天誠亦未易歲差之法晉虞喜定以五十年差一度
 久而驗之弗合也何承天以百年劉焯以七十五年
 僧一行以八十三年久而驗之又弗合也許衡郭守
 敬定以六十六年有餘似已密矣今據法推演仍又
 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
 日以一日分加于四期故二王之時只爭絲忽此所
 宜定也又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而變為九百四十

分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月三十日一分
 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門十一分
 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
 後為朏朧只在一分之間此又所宜定也如日月交
 食惟日食為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
 四時加減蓋月小閏虛大月入閏虛而食故八方所
 見皆同若日為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
 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
 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才

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准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闡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分分秒秒。極精極細。及至于半秒難分之處。亦須酌量以足者也。若皆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朧朧。皆不合矣。漢宋以來。皆設筭學。與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我朝筭法既廢。而占天之書。國法所禁。官生之徒。明

理實少。必須明理。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國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不報。

世宗嘉靖三年。光祿少卿管監事華湘言。天子奉順陰陽。治曆明時。蓋時以作事。事以厚生。而世從治也。時苟不明。將每朔弦晦望。失其節分。至啟閉乖其期。無以該洽生靈。而世亂矣。夫曆數之典。代有作者。曷嘗不廣集眾思。人無遺智。法無遺巧。期于永久不變。

也哉。然不數歲而輒差。曆所以差。由天周有餘。而日周不足也。日之差。驗于中星。堯冬至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躔玄枵之子。今冬至昏室中。日在箕三度。躔析木之寅。計去堯三千餘年。而差者五十度矣。再以赤黃道考之。至元辛巳改曆。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矣。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類與推算迥恭。惟皇上入繼大統之年。適與元華

命改憲之年。合則調元正曆。固有待於今日也。臣伏揆古今善治曆者。三家。漢太初以鍾律。唐太初以著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晷景為近。其所因者本也。欲正律而不登臺測景。竊以為皆空言臆見。非事實已。伏望許臣暫任朝參。督同中官正周濂。及掄選曉人子弟。諳曉本業者。及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躔。月離黃赤二道昏且中星七政紫氣。月孛羅睺。計都之度。視元辛巳所測。差次錄聞。昔班固作漢志。言治曆

有不可不擇者三家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筭之士。臣三者無一。蚤夜皇皇。罔知所措。已勅禮部延訪。有能知曆理如楊雄。精曆數如邵雍。智巧天授如僧一行。郭守敬者。徵赴京師。令詳定歲差。成一代之制。不報。

神宗萬曆二十三年秋九月。鄭世子載堉疏請改曆。畧曰。高皇帝革命之時。元曆未久。氣朔未差。故仍舊貫。不必改作。但討論潤色而已。今則積年既久。氣朔漸差。似應修治。後漢志所謂三百年斗曆改憲者。宜

在此時仰惟列聖御極以來。未嘗以曆爲年號。至我皇上始以萬曆爲元。而九年辛巳歲。距至元辛巳正三百年。適當斗曆改憲之期。又協乾元用九之義。而曆元應在是矣。繼述之盛舉。寧不可待乎。今日乎。前代人君。或有新曆考成。則改年號以曆爲名。以紀之。以爲福壽之徵。然此不過後天而奉天時者也。聖上預以萬曆爲元。此乃先天而天弗違。固宜有曆以應之。爲聖壽萬萬歲之嘉徵。乃俟之久而未見焉。此愚臣日夜之所倦倦也。於是採衆說之所長。輯爲一書。

名曰律曆融通其學大旨出于許衡而與衡曆不同
 後漢志曰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
 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
 度昴景候鍾律權土灰放陰陽效則和否則占晉志
 曰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侵以
 清十二律應二十四氣之變其為音也一律而生五
 音十一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
 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
 夫黃鍾乃律曆本原而舊曆罕言之新法則以步律

日交象為首此與舊曆不同一也堯時冬至日躔所
 在宿次劉宋何承天以歲差及中星考之應在須女
 十度左右唐一行大衍曆議曰劉炫推堯時日在虛
 危間則夏至火已過中虞翻推堯時日在斗牛間則
 冬至昴尚未中蓋堯時日在女虛間則春分昏張一
 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胃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
 之東十二度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
 十二度四序進退不逾午正間軌漏使然也元人曆
 議亦云堯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而授時曆考之乃

在牛宿二度。是與虞廟同。大統曆考之。乃在危宿一度。是與劉炫同。相差二十六度。皆不與堯典合。新法上考堯元年甲辰歲夏至午中。日在柳宿十二度。左右冬至午中日在女宿十度左右。心昴昏中。各去午正。不逾半次。與承天一行二家之說合。而與舊曆不同二也。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年己丑日南至。授時曆推之得戊子。先左傳一日。大統曆推之得壬辰。後左傳三日。新法推之與左傳合。此與舊曆不同三也。授時曆以至元十八年為元。大統曆以洪武十七年為

元。新法則以萬曆九年為元。其餘各條不同者多。詳見曆讀新法。比諸授時庶幾青生于藍。而青于藍者。章下禮部覆言曆名沿襲已久。未敢輕議。至于歲差之法。當為考正。所以求之者大約有三。曰考月令之中星。移次應節。曰測二至之日景。長短應候。曰驗交食之分秒。起復應時。考以衡管測以臬表。驗以刻漏。斯亦僥得之矣。夫天體至廣。曆家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紀日月星辰之行次。又析一度為百分。一分為百秒。可謂密矣。然在天一度。應地二

千九百三十二里其在分秒又可推也譬之輪轂外
廣而中漸以狹至于輻輳之處間不容髮矣夫渾儀
之體徑僅數尺外布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
度不及指許安所置分秒哉至於臬表之樹不過數
尺刻漏之籌不越數寸以天之高且廣也而以徑尺
寸之物求之欲其纖微不爽不亦難乎故方其差在
分秒之間無可驗者至踰一度乃可以管窺耳此所
以窮古今之智巧不能盡其變與今之談曆者或得
其美而無測驗之具卽有具而置非其地高下迥絕

則亦無准宜非墨守者之所能自信也卽如世子言
以大統授時二曆相較者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
差九刻夫時差九刻在亥子之間則移一日在晦朔
之交則移一月此可驗之于近也設移而前則生明
在二日之昏設移而後則生明在四日之夕矣弦望
亦宜各差一日今似未至此也此以曆家雖有成法
猶以測驗爲准爲今之計直令星曆之官再加詳推
以求歲差之故亟爲更正嘗聞前禮官鄭經之有言
欲定歲差宜定歲法于二至餘分絲忽之間定日法

于氣朔盈虛一晝之際定日月交食于半秒難分之
所斯其言似中曆家肯綮要在得精思善筭而又知
曆理者以職其事誠博求之不可謂世無其人而其
本又在我皇上秉欽若之誠以建中和之極光調玉
燭默運璇璣正曆數以永大統之傳是在今日誠千
載一時也載培議遂格不行

二十四年河南按察司僉事邢雲路奏窺天之器無
踰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乃今之日至大統推在
申正二刻臣測在未正一刻是大統實後天九刻餘

次不寧惟是今年春夏至立冬皆適值子年之交
臣測立春乙亥而大統推丙子臣測夏至壬辰而大
統推癸巳臣測立冬巳酉而大統推庚戌夫立春與
冬乃王者行陽德陰德之令而夏至則其祀方澤之
期也今皆相隔一日則理人事神之謂何是豈爲細
故且曆法疏密驗在交食自昔記之矣乃今年閏八
月朔日有食之大統推初虧巳正二刻食幾既而臣
候初虧巳正一刻食止七分餘大統實後天幾二刻
而計閏應及轉應若交應則各宜如法增損之矣蓋

日食八分以下陰曆交前初虧西北。因曆家所共知也。今閏八月朔日食。實在陰曆交前初虧西北。其食七分餘明甚則安得謂之初虧正西。食九分八十六秒耶。而大統之不效亦明甚然此八月也。若或值元日于子半則當退履端于月窮而朝賀大禮當在月正二日矣。又可謂細故耶。此而不改臣竊恐愈久愈差。將不流而至春秋之食晦不止。臣故曰。閏應轉應交應之宜俱改也。久之刑科給事中李應策亦言國朝曆元聖祖崇論二說難憑。但驗七政交會行度

無差者爲是。惟時以至元辛巳。揆之洪武甲子。僅百四年。所律以差法似不甚遠。至正德嘉靖已嘗退三度餘。奚俟今日哉。春秋不食朔猶值書官失之。今日食後天幾二刻。冬至後天逾九刻。計氣應應。九百餘分。乃云弗失乎曆理微秒。日月五星運轉交會。咸取應于窺管測表。歐陽修所謂事之最易差者。雖古太初大衍諸書。詎不深。思玄解得。羲和氏之曆象。授時遺意。然果以鍾律爲數。無差則太初曆宜卽定於漢。而後之爲三統四分者若何。又果以著策爲術。無

差則大衍曆亦當卽定于唐而後之爲五紀貞元觀象者又若何蓋陰陽迭行隨動而移移而錯錯而乖違日陷不止則躔離之謬分至之忒積此焉窮雲路持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議者應宜俱改使得中秘星曆書一編閱而校誤必自有得於是欽天監正張應侯等疏詆其誣禮部言使舊法無差誠宜世守而今旣覺少差矣失今不修將歲愈久而差愈遠其何以齊七政而釐百工哉理應俯從雲路所請卽行考求磨筭漸次修改但曆數本極玄微修改非可易

議蓋更曆之初上考往古數千年布筭雖有一定之法而成曆之後下行將來數百年不無分秒之差前此不覺非其術之疎也以分秒布之百餘年間其微不可紀蓋亦無從測識之耳必積至數百年差至數分而始微見其端今欲驗之亦必測候數年而始微得其概卽今該監人員不過因襲故常推衍成法而已若欲斟酌損益緣舊爲新必得精詣曆理者爲之總統其事選集星家多方測候積筭累歲較析毫芒然後可爲準信裁定規制伏乞卽以邢雲路提督欽

天監事。該監人員皆聽約束。本部仍轉訪通曉曆法之士。悉送本官委用。務親自督率官屬。測候二至太陽晷刻。逐月中星躔度。及驗日月交食。起復時刻。分秒方位諸數。隨得隨錄。一切開呈御覽。積之數年。酌定歲差。修正舊法。則萬世之章程不舛。而一代之曆寶惟新。其於國家敬天勤民之政。誠大有裨益矣。疏奏留中未行。

四十一年。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上西洋曆法畧言。邇年臺諫失職。推美日月交食時刻。虧分往往差

交食既差。定朔定氣。由是皆舛。伏見大西洋國歸化陪臣龐迪我。龍化民熊三拔。陽瑪諾等諸人。慕義遠來。讀書談道。俱以穎異之資。洞知曆象之學。携有彼國書籍極多。久漸聲教。曉習華音。其言天文曆數。有我中國昔賢所未及道者。一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其體皆圓。皆以三百六十度筭之。地經各有測法。從地窺天。其自地心測。筭與自地面測。筭者。都存不同。二曰地面西北。其北極出地高低度分不等。其赤道所離天頂亦因而異。以辨地方風氣寒暑之節。三

曰各處地方所見黃道各有高低斜直之異故其晝
 夜長短亦各不同所得日景有表北景有南景亦有
 周圍圓景四曰七政行度不同各為一重天層層包
 裹推策周經各有其法五曰列宿在天另行度以二
 萬七千餘歲一周此古今中星所以不同之故不當
 指列宿之天為晝夜一周之天六曰五星之天各有
 小輪原俱平行特為小輪旋轉于大輪之上下故人
 從地面測之覺有順逆遲疾之異七曰歲差分秒多
 寡古今不同蓋列宿天外別有兩重之天動運不同

其一東西差出入二度二十四分其一南北差出入
 一十四分各有定策其差極微從古不覺八曰七政
 諸天之中心各與地心不同處所春分至秋分後九
 日秋分至春分少九日此由太陽天心與地心不同
 處所人從地面望之覺有盈縮之差其本行初無盈
 縮九日太陰小輪不但算得遲疾又且測得高下遠
 近大小之異交食多寡非此不確十日日月交食隨
 其出地高低之度看法不同而人從所居地面南北
 望之又皆不同兼此二者食分乃審十一日日月交

食人從地面望之東方先見西方後見凡地面差三十度則時差八刻二十分而以南北相距三百五十里作一度東西則視所離赤道以爲減差十二日日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凡出地入地之時近于地平其差多至八刻漸近于午則其差時漸少十三日日月食所在之宮每次不同皆有捷法定理可以用器轉測十四日節氣當求太陽真度如春秋分日乃太陽正當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日勻分凡此十四事者臣觀

前此天文曆志諸書皆未能及或有依舊編相近然亦初無一定之見惟是諸臣能備論論其度數而已又能論其所以以天文曆學爲禁五千年來之不通者研究之窺測既核研究亦審與中國數百年來始得一人無師無友自悟自是此豈可以較者哉觀其所製窺天窺日之器種種精絕即使執事敬諸人而在未或測其皮膚又况現在臺諫諸臣刻漏塵封星臺迹斷者寧可與之同日而論也昔年利瑪竇最稱博

新正石元

覽超悟其學未傳溘先朝露士論至今惜之今龐迪我等鬚髮已白年齡向衰失今不圖政恐後無人解伏乞勅下禮部亟開館局首將陪臣龐迪我等所有曆法照依原文譯出成書其於鼓吹休明觀文成化不無裨補也

懷宗崇禎二年九月癸卯開設曆局命吏部左侍郎徐光啓督修曆法先是五月乙酉朔日食時刻不驗上切責欽天監官五官夏官正弋豐年等奏言大統曆乃國初監正元統所定其實卽元太史郭守敬所

造授時曆也二百六十年来曆官以法推步一毫未嘗增損非惟不敢亦不能若妄有竄易則失之益遠矣切詳曆始于唐堯至今四千年其法從粗入精從疎入密漢唐以來有差至二日一日者後有差一二時者至于守敬授時之法古今稱爲極密然中間刻數依其本法尚不能無差此其立法固然非職所能更改豈惟職等卽守敬以至元十八年成曆越十八年爲大德三年八月已推當食而不食大德六年六月又食而失推載在律曆志可考也是時守敬方以

昭文殿大學士知太史院事亦未能有所增改良以
心○思○技○術○已○盡○於○此○不○能○復○有○進○步○矣○於○是○禮○部○覆
言○曆○法○大○典○唐○虞○以○來○咸○所○隆○重○故○無○百○年○不○改○之
曆○我○高○皇○帝○神○聖○自○天○深○明○象○緯○而○一○時○曆○官○如○元
統○李○德○芳○董○才○力○有○限○不○能○出○守○敬○之○上○因○循○至○今
後○來○崇○官○修○正○則○有○童○軒○樂○護○華○湘○等○著○書○考○定○則
有○鄭○世○子○載○堉○副○使○邢○雲○路○等○建○議○改○正○則○有○俞○正
已○周○濂○周○相○等○是○皆○明○知○守○敬○舊○法○本○未○盡○善○抑○亦
年○遠○數○贏○卽○守○敬○極○在○亦○須○重○改○故○也○况○唐○法○一○志

歷代以來載之國史若史記漢書晉唐書宋元史尤
為精備後之作者稟為成式因以增修我國家事度
越前代而獨此一事畧無更定如萬曆間纂修國史
擬將元史舊志增錄成書豈所以昭聖朝之令典哉
已而光啟上曆法修正十事其一議歲差每歲東行
漸長漸短之數以正古來百五十年六十六年多寡
互異之說其二議歲實小餘昔多今少漸次改易及
日景長短歲歲不同之因以定冬至以正氣朔其三
每日測驗日行經度以定盈縮加減真率東西南北

高下之差以步日躔其四夜測月行經緯度數以定
交轉遲疾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月離其五
密測列宿經緯行度以定七政盈縮遲疾順逆違離
遠近之數其六密測五星經緯行度以定小輪行度
遲疾留逆伏見之數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推步凌
犯其七推變黃赤道廣狹度數密測三道距度及月
五星各道與黃道相距之度以定交轉其八議日月
去交遠近及真會似會之因以定距午時差之真率
以正交食其九測日行考知二極出入地度數以定

天○緯○度○以○齊○七○政○因○月○食○考○知○東○西○相○距○地○輪○經○
度○以○定○交○食○時○刻○其○十○依○唐○元○法○隨○地○測○驗○二○極○出○
入○地○度○數○地○輪○經○緯○以○求○晝○夜○晨○昏○永○短○以○正○交○食○
有○無○先○後○多○寡○之○數○因○舉○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
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同○襄○曆○事○疏○奏○報○可○故○有○是○
命

三年夏五月徵西洋陪臣湯若望秋七月徵西洋陪
臣羅雅谷供事曆局

四年春正月禮部尚書徐光啟進日躔曆指一卷測

天約說二卷大測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圓八線表六卷黃道升度七卷黃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夏四月戊午夜望月食徐光啟豫定月食分秒時刻方位奏言日食隨地不同則同地緯度筭其日分多少用地經度筭其加時早晏月食分數寰宇皆同止用地經度推求先後時刻漢安帝元初三年三月二日日食史官不見遼東以聞五年八月朔日食史官不見張掖以聞蓋食在早獨見于遼東食在晚獨見於張掖當時東師不見食非史官之罪而不能言遼

○張○掖○之○見○食○則○其○法○爲○未○密○也○唐○書○載○北○極○出○地○自○林○邑○十○七○度○至○蔚○州○四○十○度○元○人○設○四○海○測○驗○二○十○七○所○庶○幾○知○詳○求○經○緯○之○法○矣○臣○特○從○輿○地○圖○約○畧○推○步○開○載○各○省○今○食○初○虧○度○分○蓋○食○分○多○少○既○天○下○皆○同○則○餘○率○可○以○類○推○不○若○日○食○之○經○緯○名○殊○必○須○詳○備○也○又○月○體○一○十○五○分○則○盡○入○闕○虛○亦○十○五○分○止○耳○而○臣○今○推○二○十○六○分○六○十○抄○者○蓋○闕○虛○體○大○于○月○若○食○時○去○交○稍○遠○卽○月○體○不○能○全○入○闕○虛○止○從○月○體○論○其○分○數○是○夕○之○食○極○近○于○二○道○之○交○故○月○入○闕

虛一十五分方爲食既更進一十一分有奇乃得生光故爲二十六分有奇如回回曆推十八分四十七抄畧同此法也一冬十月辛丑朔日食光啟復上測候四說其畧曰日食有時差舊法用距午爲限中前宜加中後宜減以定加時早晚若食在正中則無時差不用加減故臺官相傳謂日食加時有差多在早晚日中必合獨今此食既在日中而加時則舊術在後新術在前當差三刻以上所以然者七政運行皆依黃道不由赤道舊法所謂中乃赤道之午中而不

知所謂中者黃道之正中也黃赤二道之中獨冬夏二至乃得同度餘日漸次相離今十月朔去冬至度數尚遠兩中之差二十三度有奇豈可仍因食限近午不加不減乎若食在二至又正午相值果可無差卽食于他時而不在日中卽差之原尚多亦復難辨適際此日又值此時足爲顯証是可驗時差之正術一也交食之法旣無差誤及至臨期實候其加時亦或少有後先此則不因天度而因地度地度者地之經度也本方之地經度未得真率則加時難定其法

必從交食時測驗數次乃可較勘畫一今此食依新
術測候其加時刻分或前後未合當取從前所記地
經度分斟酌改定此可以求里差之真率二也時差
一法溺於所聞但知中無加減而不知中分黃赤今
一經目見一經口授人人知加時之因黃道人人知
黃道極之歲一周天奈何以赤道之午正爲黃道之
中限乎臣今取黃道中限隨時隨地箋就立成監官
已經謄錄臨時用之無不簡便其他諸術亦多類此
足以明學習之甚易三也該監諸臣所最苦者從來

議曆之人詆爲擅改不知其斤斤墨守者郭守敬之
法卽欲改不能也守敬之法加勝於前矣而謂其至
今無差亦不能也如時差等術蓋非一人一世之聰
明所能揣測必因千百年之積候而後智者會通立
法若前無緒業卽守敬不能驟得之况諸臣乎此足
以明疎失之非辜四也有此四者卽分數甚少亦宜
詳加測候以求顯驗故敢冒昧上聞

六年冬十月以山東布政司右叅政李天經督修曆
法時徐光啟以病辭曆務逾月卒所著崇禎曆書幾

七年春正月乙巳督修曆法山東右叅政李天經疏
言七政之餘依新法則火土金三星本年九月初旬
會於尾宿之天江左右木星於是月前犯鬼宿之積
尸氣一時五緯已有其四非必以數合天即天駭法
之一據也從來曆家於列宿借星有經度無緯度雖
回回曆近之猶然古法故臣等所推經緯度數時刻
與監推各各不同如本年八月秋分大統曆筭在八
月三十日未正一刻新法筭在閏八月二日未初二

刻一十分相距兩日臣於閏八月二日同監局官生
測太陽午正高五十度零六分尚差一分八交推變
時刻應在未初一刻一十分昭合新曆隨取輔臣徐
光啟從前測景簿數年俱合春秋傳曰分同道也至
相過也二語可爲今日節變差訛之一証蓋太陽行
黃道中線迨二分而黃道與赤道相交此晝夜之所
以平而分應所由起也迨二至則過赤道內外各二
十三度有奇夫過赤道三十三度爲真至則兩道相
交於一線詎不爲真分乎太陽有平行有實行平則

每日約行若干而實則有多有寡不獨秋分爲然謹將諸曜會合凌犯行度開具禮部委司官同監局官生詳議以聞蒲城布衣魏文魁上言今年甲戌二月十六日癸酉曉刻月食今曆官所訂乃二月十五日壬申夜也八月應乙卯月食今乃以甲寅遂令八月之望爲晦并白露秋分皆非其期訛謬尚可言哉奏上命文魁入京測驗秋七月甲辰李天經上曆元二十七卷星屏一冬十一月日晷星晷儀器告成上命太監盧維寧魏征至局驗之先是西儒羅雅

谷湯若望在曆局造測儀六式一曰象限懸儀二曰平面懸儀三曰象限立運儀四曰象限座正儀五曰象限大儀六曰三直游儀復有弩儀弧矢儀紀限儀諸器不彙錄

谷應泰曰古今改曆者無慮數十家由黃帝訖秦凡六改由漢初漢末凡五改由曹魏訖隋凡十三改由唐訖周凡十六改由宋初訖宋末凡十八改由金熙宗訖元凡三改其間傑然名家者漢大初以鍾律唐大衍以著策元授時以晷

景而晷景爲最密明太祖吳元年太史令劉基
率其屬進戊申大統曆已而欽天監博士元統
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曆元大約錫名雖殊
立成罔異與授時都無增損良以才非守敬革
故滋難也自時厥後建議改正則有俞正巳鄭
善夫周濂眉相諸人當官修治則有童軒樂護
華湘諸人著書考定則有鄭世子載堉副使邢
雲路諸人志切持籌事同築室言人人殊旋後
報罷迄于萬曆西儒來賓繼軌迭至一時象緯

曆算之說迥出尋常黑與天會李之漢既推較
于定陵徐光啟復連茹于懷廟開局京圻允稱
甚盛其法以二十四刻二十分八十八秒六
十四微爲平行歲實小餘而以均數加減之則
爲定冬至由是太陽有平行實行而三百六十
五度之盈縮因之太陰有自行次輪又次輪而
朔望之遲疾日之交食有時差里差視差而食
時之刻數分秒方位因之有所爲根數者猶授
時氣應也引數者猶授時盈縮曆遲疾限也均

系事之末卷之三
三十一
數者猶授時加減差也黃道東行一分四十三
秒餘者猶授時歲差一分五十秒也至如午中
分黃赤之辨分至有贏縮之殊而隨動自動疾
動遲動不同則交道之廣狹生焉闡微析幽思
出象表雖使楊子譚玄洛下握筭無以及此衆
言淆亂迄未通頒適我

皇南嚮之辰詔司天西曆之布法象維新璣衡愈密豈
非宏制尚闕于垂成而大典終歸于不待哉唐
乎盛矣

